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十五章 懲戒

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，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，太宗擊賞數四，詔坐者為詠，召閣立本寫之。閣外傳呼云：「畫師閣立本。」立本時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側，手揮丹青，不堪愧赧。既而，戒其子曰：「吾少好讀書，倖免面牆。緣情染翰，頗及儕流。唯以丹青見知，躬廝養之務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戒，勿習此也。」高宗朝，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，閣立本為右相。時以年飢，放國子學生歸，又限令史通一經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馳譽丹青。三館學生放散，五臺令史明經。」以末技進身者，可為炯戒。

劉仁軌為給事中，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，出為青州刺史。時有事遼海，義府逼仁軌運糧，果漂沒，敕御史袁異式按之。異式希義府意，遇仁軌不以禮，或對之猥泄，曰：「公與當朝仇者為誰？何不引決？」仁軌曰：「乞方便。」乃於房中裂布，將頭自縊。少頃，仁軌出曰：「不能為公死。劉仁軌豈失卻死耶！」坐此除名。大將軍劉仁願克百濟，奏以為帶方州刺史。仁願凱旋，高宗謂之曰：「卿將家子，處置補署，皆稱朕意，何也？」仁願拜謝曰：「非臣能為，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。」遽發詔徵之，至則拜大司憲，御史大夫也。初，仁軌被徵，次於萊州驛，舍於西廳。夜已久，有御史至，驛人曰：「西廳稍佳，有使止矣。」御史曰：「誰？」答曰：「帶方州刺史。」命移仁軌於東廳。既拜大夫，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，不自安。仁軌慰之曰：「公何瘦也？無以昔事不安耶？知君為勢家所逼。仁軌豈不如韓安國，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泄耳。」又謂諸御史曰：「諸公出使，當舉冤滯，發明耳目，興行禮義，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。」指行中御史曰：「只如某御史，夜到驛，驛中東廳、西廳復有何異乎？若移乃公就東廳，豈忠恕之道也！願諸公不為也。」仁軌後為左僕射，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。時吐蕃入寇，敬玄奏仁軌徵之。軍中奏請，多為敬玄所掣肘。仁軌表敬玄知兵事，敬玄固辭。高宗曰：「仁軌須朕，朕亦行之，卿何辭？」敬玄遂行，大敗於青海，時議稍少之。始，仁軌既官達，其弟仁相在鄉曲，升沉不同，遂構嫌恨，與軌別籍，每於縣祇奉戶課。或謂之曰：「何不與給事同籍？五品家當免差科。」仁相曰：「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！」兄弟以榮賤致隔者，可為至戒。

楊昉為左丞，時宇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，朝廷以事隔兩朝，且其家親族亦眾，多為言者。所司理之，至於左司。昉未詳其案狀，訴者以道理已成，無復疑滯，勃然逼昉。昉曰：「適朝退未食，食畢當詳案。」訴者曰：「公云未食，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？」昉遽命案，立批之曰：「父殺隋主，子訴隋資。生者猶配遠方，死者無宜更敘。」時人深賞之。

婁師德，以殿中丞充河源軍使。永和中，破吐蕃於白羊澗，八戰七勝，優詔褒美，授左驍衛郎將。高宗手詔曰：「卿有文武才幹，故授卿武職，勿辭也。」累遷納言。臨終數日，寢興不安，無故驚曰：「拊我背者誰？」侍者曰：「無所見。」乃獨言，若有所爭者，曰：「我壽當八□，今追我何也？」復自言：「往為官誤殺二人，減□年。」詞氣若有屈伏，俄而氣絕。以婁公之明恕，尚不免濫，為政者得不慎歟！

李義府定策立則天，自中書舍人拜相，與許敬宗居中用事，連起大獄，誅鋤將相，道路以目駭。入則諂諛，出則姦宄，賣官鬻獄，海內騷然。百寮畏懼，如畏天后。高宗知其罪狀，謂之曰：「卿兒子女婿，皆不謹慎，多作罪過。今且為卿掩覆，勿復如此！」義府憑恃則天，不虞高宗加怒，勃然變色，腮頰俱起，徐對曰：「誰向陛下道此？」高宗曰：「但知我言，何須問我所從得耶！」義府佛然，竟不引過，緩步而出。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污，詔劉祥道並三司鞠之。獄成，長流嶺州，朝野莫不稱慶。或作「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」，榜之通衢。義府先取人奴婢，及敗，一夕奔散，各歸其家。露布云：「混奴婢而亂放，各識家而競入。」乾封初，大赦，唯長流人不許還。義府憤恚而死，海內快之。

劉思立任考功員外，子憲為河南尉。思立今日亡，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。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，以為名教所不容，乃書其無行，注名籍。朝廷咸曰：「直。銓綜流品之司，可謂振理風俗。」其人比出選門，為眾目所視，眾口所訐，亦越趨而失步矣。自垂拱之後，斯風大壞，苟且公行，無復曩日之事。

王義方，初拜御史，意望殊高，忽略人間細務。買宅酬直訖，數日，對賓朋，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：「此忘酬直。」遽召宅主，付直四千。賓朋曰：「侍御貴重，不知交易。樹當隨宅，無別酬例。」義方曰：「此嘉樹，不比他也。」及貶黜，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初以居要津，作宰相，示大耳。」初，義方將彈李義府，懼不捷，沉吟者久之，獨言曰：「可取萬代名耶？循默以求達耶？」他日，忽言曰：「非但為國除蠹，亦乃名在身前！」遂彈焉。坎坷以至於終。

高宗大漸，顧命裴炎輔少主。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，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，並乳母之子五品官。炎爭以為不可。中宗不悅，謂左右曰：「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！何為借侍中？」炎懼，遂與則天定策，廢中宗為廬陵王，幽於別所。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人，左右承則天旨，扶中宗下殿。中宗曰：「我有何罪？」則天曰：「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，何得無罪！」爰居中執權，親授顧托，未盡匡救之節，遽行伊、霍之謀，神器假人，為獸傳翼，其不免也宜哉！

張由古，有吏才而無學術，累歷臺省。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，而文章不入《文選》。或謂之曰：「《兩都賦》、《燕山銘》、《典引》等並入《文選》，何為言無？」由古曰：「此並班孟堅文章，何關班固事！」聞者掩口而笑。又謂同官曰：「昨買得《王僧孺集》，大有道理。」杜文範知其誤，應聲曰：「文範亦買得《張佛袍集》，勝於僧孺遠矣。」由古竟不之覺。仕進者可不勉歟！

周矩為殿中侍御史，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，屢言其不了事。矩深以為恨。後味道下獄，敕矩推之，矩謂味道曰：「嘗責矩不了事，今日了公事也。好答辯！」味道由是坐誅。

嚴識玄為鞏令，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，使還次鞏。識玄自以初蒞，復以敬潛使還，頗有慢色，雖郊迎之，纔上馬，弛鐙揖鞭而已。敬潛怒，攝而案之，曰：「郊外遠迎，故違明敕。馬上高揖，深慢王人。禮律有違，恭倨無准。仰具之。」識玄拜伏流汗，乃舍之。後轉魏州刺史，為魏令李懷讓所辱。俄又俱為兵部郎中，既同曹局，亦難以為容。舉朝以為深戒。

李知白為侍中，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，識者非之：「宰相當存久遠，敦風俗，奈何為促薄之事耶！」

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，將奪嫡，王皇后性妒，稍不能平。玄宗乃廢后為庶人，虜受日聞，次及太子。太子之將廢也，玄宗訪於張九齡。九齡對曰：「太子，天下本也，動之則搖人心。自居東宮，未聞大惡。臣聞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子有過，父怒而掩之，無宜廢絕。且其惡狀未著，恐外人窺之，傷陛下慈父之道。」玄宗不悅，隱忍者久之。李林甫秉政，陰申計於武妃，將立其子以自固。武妃亦結之。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。太子同鄂王瑤、光王琚同日並命，海內痛之，號為「三庶」。太子等既受冤死，武妃及左右屢見為祟，宮中終夜相恐，或聞鬼哭聲。召巫覘視之，皆曰：「三庶為厲。」先是收鄂王、光王，行刑者射而瘞之，乃命改葬而酬之。武妃死，其厲乃息。玄宗乃立肅宗為太子，林甫之計不行，惕然懼矣。三庶以二□五年四月二□三日死，武妃至□二月而斃，識者知有神道焉。

天寶中，李林甫為相，專權用事。先是，郭元振、薛訥、李適之等，咸以立功邊陲，入參鈞軸。林甫徵前事，遂反其制，始請以蕃人為邊將，冀固其權。言於玄宗曰：「以陛下之雄才，國家富強，而諸蕃未滅者，由文吏為將，怯懦不勝武事也。陛下必欲滅四夷，威海內，莫若武臣；武臣莫若蕃將。夫蕃將生而氣雄，少養馬上，長於陣敵，此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將之，使其必死，則狄不足圖也。」玄宗深納之，始用安祿山，卒為戎首。雖理亂安危繫之天命，而林甫姦宄，實生亂階。痛矣哉！